



金波《点亮满天星——金波90岁寄小读者》：

# 以善为光，以美为火

□高洪波

当金波先生的书稿《点亮满天星——金波90岁寄小读者》置于案头，我仿佛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智者，正俯身于时光的河岸，将一枚枚温润如玉的文字，轻轻递到孩子们的手中。

这些文字，是他用九十载春秋淬炼的星光，是他以生命之火点燃的灯笼，照亮我们共同走过的或即将走过的童年。

金波先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一座青山。他不仅以诗和童话滋养了几代人的心灵，更以始终如一的赤子之心，守护着汉语的纯净与美。

在这部新作中，我们看到的不是岁月的沉淀，而是精神的轻盈；不是年迈的回望，而是童年的在场。全书七辑，如七道星河，流淌着童话的想象、物件的灵性、人生的感悟、未寄的信笺、诗意的童真、老年的童趣，以及对星空的仰望——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“九十岁的童年”的心灵地图。

在金波的笔下，雨人可以在晴日永驻，影子人被目光温暖，月光与水共舞，雪人因思念而融化又因思念而归来。这些意象，不是简单的幻想，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深情凝视。金波先生以童话为镜，照见的是善的安宁、光的陪伴、美的创造与爱的记忆。正如他在《我是什么人》中所言：善，让我平静；光，照亮了我；美，是生命里的光辉。这不仅是他的生命哲学，也是他献给所有孩子的精神礼物。

在“精灵小物件”中，树根与石头的相拥、铁猫在尘埃中的重生、陶片所承载的三千年好奇、油灯所点燃的温暖记忆——这些看似平凡的物件，被他赋予了灵魂与叙事。它们不再是静物，而是时间的见证者、情感的承载者。金波先生教会我们的，是以好奇之心凝视万物，以审美之眼发现生活。正如他所言：“好奇心和情趣，是人生最大的财富。”

尤为动人的，是那些“无法投寄的信”。举起横幅的男孩儿、为他买饭的女孩儿、想揪一根白发的孩子、送他一支笔的少年、北海银滩的师范生……他们是他生命中的流星，却被他用文字定格为永恒星光。这些信，是感恩，是怀念，更是一种庄严的承诺——对孩子心灵的郑重对待。他让我们看到，一个作家最珍贵的财富，不是声名，而是与读者之间那些真实而微小的相遇。

在“九十岁的童年”里，我们看到一个老人与孩子一起喊“加油”，接受他们递来的饼干与糖果，年龄在这里失去了界限，生命回归本真的欢愉。金波先生以他的存在告诉我们：童



《点亮满天星——金波90岁寄小读者》，金波著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、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25年12月



年不是年龄，而是一种能力——对世界保持惊奇，对他人保持善意，对生命保持热爱。

这部书最终指向的是“点亮满天星”的意象。萤火虫飞升为星，地上的孩子与天上的星光互相映照，彼此点亮。这是一种崇高的教育理想，也是一种深邃的生命境界。金波先生以九十年的生命实践告诉我们：我们每个人都以一盏灯，以善为光，以美为火，点亮自己，也照亮他人；而当万千星光交汇，便是照亮人间夜空的璀璨银河。

《点亮满天星——金波90岁寄小读者》是金波先生写给孩

子的信，也是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箴言。在物质丰盈而精神焦虑的今天，在信息爆炸而诗意稀缺的当下，他让我们重新看见中文的清澈、童年的珍贵与心灵的自由。他的文字，如清泉，如微风，如星光，温柔而坚定地抵抗着时间的侵蚀与世事的喧嚣。

金波先生用他九十岁的笔，为我们点亮了一片精神的星空。愿每一位读者——无论年幼年长——都能在这片星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颗星，并以自己的光，加入这满天的璀璨。

（作者系诗人、儿童文学作家、中国作协原副主席、儿童文学委员会原主任）

## 短评

# 照亮岁月的影子

——评简平长篇散文《小影子，长影子》

□汪衍



《小影子，长影子》，简平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25年9月

简平的长篇散文《小影子，长影子》，以回忆的视角，用一日隐喻一生，将“十二时辰”这一中国传统计时法作为全书索引，每章都以某一时辰命名，以此串联起十二个故事。从《卯时·白色帆影》到《寅时·如影相随》，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，一同走过他经历的悠长时光：儿时与小伙伴们在晾晒的白色被单间捉迷藏；午后时分偷偷溜出家门爬“雪山”，以及人至中年在无影灯下历经生死考验……看似微小的事情在作者真挚隽永的表达中变得耐人寻味，从中传达出了人世间的普遍情感——对世界的好奇，对成长的渴盼，对失去的恐惧，让每位读者与之共鸣。当然，这些私人化的人生切片也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风貌。看皮影戏、下军棋的乐趣，吃油条与浆饭的满足，抑或是人与人之间温情……简平用一颗细腻的心灵，挖掘出物资匮乏年代的精神矿藏，于平凡中浸润着温暖，为我们一点点地描摹出上世纪上海普通百姓的生活图景。

叙事手法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——简平在记叙完每段童年往事时，都会以此为锚点，更换叙述成年后的类似故事。成年后的“我”作为观察者与反思者，在一次次回望中重新观照童年

的天真、遗憾，完成跨越数十年的自我对话，这不仅带来结构上的对称美感，也让读者感受到过去与当下在刹那间的交织回环。

简平的多重身份——作家、记者、制片人，为《小影子，长影子》带来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。它既具备散文的细腻与抒情，又保留了新闻报道与纪实文学的平实和流畅，字里行间体现出作家敏锐的洞察力。最打动人心的是，作者将锐利却不失温情的目光聚焦于那些普通市民身上：自强的修车摊主阿四头、淳朴的小裁缝、性格古怪却不失善良的小人书摊主……他用饱蘸关切与柔软的笔触，为普通人“立传”。辰时的故事将镜头对准因救人而落下残疾的“上海好人”闵炳忠身上。作者没有刻意描写他的英雄光环，而是关注到他截肢后磨损红肿的皮肤，肇事者拒付赔偿带来的经济拮据与精神伤痛。即使饱尝人情冷暖，这位只剩下一条腿的修车摊主依然坚定无悔。没有宏大的叙事和主题，作者用最简单质朴的语言揭开普通人生命的一角，让我们在平凡生活的涓涓细流中，与书中人物心灵共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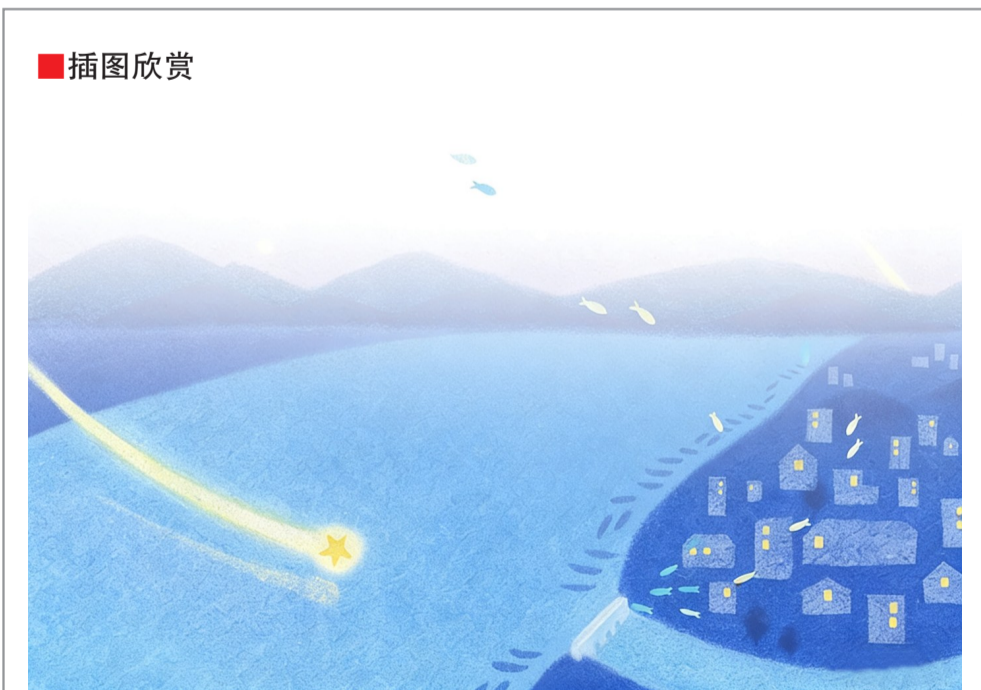
《小影子，长影子》不只是一部单纯的童年回忆，更蕴藏着作者对时间与生命的深深体悟。

影子是整本书的核心意象，它是伴随我们一生、不断延展的记忆，亦是整个漫长的人生历程的投射。从小影子到长影子，从童年到暮年，我们在日升月落的时间循环中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老——然而，作者以一种直面生命的智慧与平和告诉我们：时间不断向前，生命因此流逝，也因此厚重。当简平将小人书摊主赠予的“小人书”再渡到另一个孩童手中；当他在多年后解开与父亲的心结；当他在人生寂寥处顿悟，多年以来，他等待同行的那个人正是自己时……这些令人动容的瞬间，都给予了我们学会接纳一切光鲜与阴影的力量，去理解所有得失，然后，带着所有“影子”的重量与温度，更坚实、更从容地走向未来。

如今，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裹挟着人们，而《小影子，长影子》用娓娓道来的叙事节奏，温暖、滋养人心的故事，让我们得以在无法抵御的时间洪流中稍稍驻足，回望过去。简平用了整整三年时间打磨这部作品，他用心地从时间深处打捞出来的记忆片段，如同一部老电影的胶片，在平静的阅读中一格一格地显现。

（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）

## 插图欣赏



《再见，细细粒》插图，燃木著，程凯雯绘，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、新世纪出版社，2026年1月

# 山海情谊的双向奔赴

——评王轲玮儿童小说《大山来的小岛主》

□郑春霞

没有冲突就没有故事。王轲玮儿童小说《大山来的小岛主》中，阿衣莫与袁馨秋，职业高中里的两个同班同学，一个从西部大凉山远道而来，一个是浙东沿海城市宁波的本地姑娘，一个向往大海，一个憧憬高山；一个是乖巧懂事的乖乖女，一个是大胆泼辣的大姐大。她们两个性格脾气截然不同，志趣爱好也相去甚远，前期的误会和偏见使得她们成了剑拔弩张的一对“仇敌”，而后的逐渐了解、彼此欣赏，又使她们成为知己。

小说中，两位主人公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成长环境，因此内心都深藏着隐痛。阿衣莫出生于凉山一个普通家庭，妈妈带着弟弟妹妹留在老家，姐姐在广州打工，她在宁波读职业高中。由于一次意外，父亲突然离世，阿衣莫的内心沉痛而悲伤。

袁馨秋的父母均为聋哑人，她从小跟爷爷相依为命，但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，她正直、善良，爱打抱不平，为同学们排忧解难。

阿衣莫与袁馨秋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女孩，但是她们都有理想，有胆识，踏实肯干，有很强的责任心与开拓精神。她们能够走到一起，其实是理所当然的。阿衣

莫利用儿时学过的彝绣技艺，将手工蓝染和手工刺绣相结合，和小伙伴们一起创建了“有点蓝”品牌。两人在一次次共同合作、参赛、获奖之中，渐渐建立起了革命伙伴般的友谊。她们俩共同完成的彝绣作品《无边岛》，就是这份情谊最好的见证。彝绣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传统美术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。彝绣色彩浓烈，技法粗犷，反映彝族的图腾崇拜和民俗风情，以多样化的文化生态景观，在各民族刺绣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。彝绣的图案纹样大多源于自然。动物图案有山羊角、绵羊角、水牛角及各种动物鸟兽的眼睛，植物图案有各种花草树木和种子，自然图案有山水雷电等，还有各种线条和平面组成的几何图案。“有点蓝”品牌不断壮大，吸纳了不少社会人员，袁馨秋的父母也加入了进来，通过劳动找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。

长篇儿童小说《大山来的小岛主》既是两位不同地域、不同个性的女孩彼此见证、共同成长的心灵史，也显现了山与海、东与西，各自精彩的地域特色以及两者相得益彰的和谐与美好。

（作者系浙江省评论家协会会员）

## 评论

毛芦芦寄赠的新书《听，蝴蝶在唱歌》扉页上写了几句话，说此书“来自童年，来自故乡”。这引起了我的共鸣。毛芦芦是浙西衢州人，我虽出生于杭州，但父母自幼就从绍兴乡下迁到了杭州城郊，算作浙东人的后裔——无论童年还是故乡，大抵是相通的。

粗粗读过，心里激起的岂止是共鸣，有的篇章简直是我童年经历的重现。比如《与奶奶一起抗洪》，毛芦芦写端午时节发大水，突然间把村庄里的每一寸土地，都变成了航道和湖泊。水没过奶奶小屋的门槛，奶奶端着木盆，教“我”用水勺往屋外舀水。说是“抗洪”，因为以耕作为生的乡村，“抗洪”常是组织的号召，更是挂在人人嘴边的家常便饭。阅读时，让我联想起我幼时的经历。那时，家居低洼，四周池塘密布，暴雨时池塘的水就会漫出塘堰，一路淹进屋里。父亲用笤帚一遍一遍地把积水扫到门口，我则用簸箕兜水泼出门槛外。雨过天晴，父亲还会差我去巷口小铺买五分钱生石灰，撒到屋子的边边角角。有几年父亲病休在家，每天去离家不远的回龙庙茶馆喝茶，茶馆里有说书人在说《金台传》，我坐在他膝盖上，开启了自己的文学启蒙。这些经历与毛芦芦深情抒写沉默寡言的爸爸（《童年，爸爸带我用耳朵开启阅读之路》），“我”如何在外公引导下，立下了“卖图画书的梦想旗帜”（《第一个梦想》）等篇什如出一辙。不过，我的故乡浙东一带河道纵横，多有桑蚕鱼塘，滋养的乡民柔韧细腻。但毛芦芦的故乡浙西多山，她笔下多有山坞的陡峭曲折与山民的硬朗强悍，这也成为她的文字独特的风格。

每一个人在今天追忆故乡与童年，由于历经时间之筛的过滤，留下来的大都美好而充满暖意。开首那篇《紫云英，通往童年的小路》，我把它看作是毛芦芦关于此书的自序。这条夹在绿麦、油菜花和紫云英中的小路，不仅引导她重回儿时岁月，也带领读者走入一片温情脉脉的天地。正是在这条小路上，奶奶牵着“我”的手去采猪草，爷爷带“我”去“桑坞”山放牛，而爸爸则在黄昏时把“我”驮在肩头，到村东头接晚归的妈妈。毛芦芦笔触所向，打开来的是她此生的刻骨记忆，魂牵梦萦中温婉而细腻；书名那冬夜歌唱不息的“蝴蝶”，是母亲为乡亲们缝制冬衣的蝴蝶牌缝纫机，“天愈冷，飞愈勤，唱愈欢”；趴在爷爷的肩上，“头戴星星，身披月光，跋山涉水，饮露餐风”，四处“赶电影”，成为“此生给我幸福最多的地方”（《爷爷电影院》）；而我和外婆在田野中嬉戏，外婆假装成蝴蝶被我抓住，“外婆”从此永驻在“我”的心湾（《天井湾与外婆》）……

曾沧海难为水，我们若是去翻阅记忆，试图重回故地，俯拾过往，往往很难摆脱成人的视角与经验，因为我们早已被时间再三重新“塑造”，面目皆非。但毛芦芦也许从来就童心未泯，她努力回归孩提时的眼光，细微还原鸿蒙未开之际对世界的种种观察和体验。这种本真意义上的童心体察与开掘，使书中贯穿着新鲜而难得的童趣。比如，在《给芝麻喂饭》里，爷爷带着“我”给芝麻施肥，那是“喂饭”；施肥后浇水，是芝麻吃了饭后像爷爷一样要“喝点茶”；最后，还不忘把蝌蚪从水桶里捞出来，放回五谷池里。这样的表现和描写在书中比比皆是，使得这部回忆录性质的散文，具有了纯粹的儿童文学品质。

毛芦芦对故乡和儿时的深情一瞥，处处洋溢着生命的质感。那些对乡村景致与民俗风情的描绘就不必细述了：紫云英花路、油菜花轿、草棚与山坞、夜的山路、雨中的柑子园……一切无不可触可感，朴拙却具诗意，清浅中有着丰沛的情感；她笔下诸如《月光娘》《难忘那件花衣裳》中的娘和三姐弟，《青虫飞，飞》《爷爷鞭春牛》《第一个梦想》里的爷爷、外公，也都个个真切感人，他们既是毛芦芦相濡以沫的亲人，更是与山川风物同生共振的“天下人”。正因为如此，无名无姓的乡亲们真的有了“亲”的情谊，连同弯用角的母牛，江畔的紫云英和油菜花，平凡之极的各色菜花，以及苍青色的岩石、彻夜不息的缝纫机声……也都可亲可敬，一并被赋予了生命；如果说，城里的孩子要靠书里的插图，或者去动物园、植物园才能感受自然，那么，毛芦芦的世界，却与生俱来就天人合一，人站在天地间与万物浑然一体，无阻无隔。正是这样的生命意识，使得朴实细微的儿童感受，处处显现出别具特色的深意来。

在我看来，这正是中国民间的元气与情怀。《查查野猪塘》等篇什中描绘的情景，于今无论是在生活还是文学中，真是越来越罕见了。充沛的民间情怀是贯穿《听，蝴蝶在唱歌》的主旋律，这使乡村社会琐细庸常的日常生活，洋溢起生机盎然的情趣，构造出一派美的境界。譬如《外婆的尖坞尖顶》，年逾七旬的外婆在每年大年初一，都要带小辈们去爬山，征服村里的最高峰尖坞尖顶；《爷爷鞭春牛》中，爷爷在新春三次轻轻鞭打春牛，祈祝新年“风调雨顺”“五谷丰登”和“幸福生活”，“我”跟在爷爷身后，种下一株青菜寓意“种春”；在《与“秦雪梅”同行》里，“我”和外公、外婆去外婆家“吃喜酒”，四十多里地的路途中，介绍了外公外婆的青春过往，顺势引出家乡婺剧的历史：原来婺剧又叫“西安高腔”，而家乡人就被外县人叫做“西安鬼”。长辈的经历和地方民俗，被一个儿童看在眼里，刻在心上，娓娓道来中成了充满艺术美的文章。

“童年”与“故乡”，是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词。鲁迅也是从“儿时故乡”为发端，来写《朝花夕拾》《故乡》等名篇的。毛芦芦土生土长于浙西乡村，作为乡民中的一员，她生活于新的时代，经受了完整的教育，却保留了儿时的所有体察与经验。毛芦芦此时重返故乡与童年时代，写下了《听，蝴蝶在唱歌》，对于生活在都市的读者来说，犹如夏日沉寂午后的一声惊雷，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。

（作者系作家、评论家）

# 童心里的民间情怀及其抒写

——毛芦芦的《听，蝴蝶在唱歌》读后

□何志云

# 儿童文学评论

·第617期·

冰心